

乌干达巴哈伊教考察*

李维建

一

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到来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宗教以部落结构为基础,形成斑驳离散的本土宗教信仰生态,其多样性、原生性、部落性,似非洲原始热带丛林中的植物一样丰富多彩。^①公元10世纪始,伊斯兰教从印度洋和北非两个方向进入该地。殖民时期,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获得了飞速发展,普世性宗教“战胜”了非洲原始的部落宗教,其宗教面貌彻底改观。

随后,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巴哈伊教陆续登上这块大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巴哈伊教。20世纪中叶前,巴哈伊信仰者很少,到目前的信仰者已有100多万,肯尼亚、乌干达、刚果(金)、赞比亚、南非、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巴哈伊人口都在15万以上。在宗教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现“巴哈伊现象”?有学者认为,或与巴哈伊教自身的宗教特色有关:它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务实性。^②或是因为非洲社会的土壤适合巴哈伊教的生存与发展,抑或兼而有之?2009年,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乌干达做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个案调查的结论并不足以解释巴哈伊教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发展历程,但至少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线索和思考的方向。

乌干达位于东非高原的维多利亚湖北岸,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0万,曾孕育了古老的非洲黑人文明。近代以来,作为英国东非殖民统治的中心,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居前列。自独立以来,乌干达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其经济状况在东非位居第二。乌干达几乎全民信教,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现实中各宗教间竞争激烈,各种宗教宣教机构活动频繁。但在现代政体框架之下,各宗教组织基本上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谐共存。巴哈伊教自1950年传入,迄今已有60年的历史。按照巴哈伊教的国际规划,首先在世界各个大洲建设一座灵曦堂^③,非洲的灵曦堂就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被称为“非洲圣殿之母”。这凸显出乌干达在非洲乃至全球巴哈伊教中的重要地位。

*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2期。

^① 参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有关非洲传统宗教的具体描述,可参见[英]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② 以巴哈伊教圣殿为中心,包括用于教育和人道服务等建筑综合体。

目前,关于乌干达巴哈伊教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尚未展开。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巴哈伊教国际社团的连续出版物《巴哈伊世界》^①。(2)近年来巴哈伊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作品,涉及一些乌干达的内容。其中《伊诺克·奥林伽》^②是乌干达巴哈伊教奠基之一奥林伽的传记,提供了巴哈伊教20世纪50~70年代在乌干达发展的历史资料;《非洲壮行记》^③记录了守基·阿芬蒂的遗孀鲁希伊于20世纪70年代以乌干达为中心在非洲大陆的各社区间旅行、视察的见闻录。(3)一些巴哈伊教网站也刊载有关信息,如巴哈伊世界新闻服务网^④等。本文中的资料除注明来源之外,主要为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所得。

二

(一)乌干达巴哈伊教的历史

乌干达巴哈伊教起始于国际巴哈伊教社团有计划的宣教工作。1950年,美国、英国、埃及、伊朗等国的巴哈伊社团共同合作,派遣志愿者赴坎帕拉,开始其传教计划。1951年,有三位乌干达人成为巴哈伊信徒,前述伊诺克·奥林伽为其中之一。

此后,守基·阿芬蒂发起了为期两年的“非洲计划”(1951~1953)宣教工程,撒哈拉以南的巴哈伊教的巨变由此开始。1952年,乌干达第一个地方灵体会在坎帕拉成立。1953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巴哈伊志愿者在14个地区,成立了17个地方灵体会,将一些文献翻译成当地语言。“十年传教计划”(1953~1963年)收效更为显著。乌干达作为英国殖民地,对移民的限制较少,相比非洲其他地区,更有利于巴哈伊志愿者的宣教运动。1954年,信徒人已数达500名。乌干达各地方灵体会直接受“中东非洲国家灵体会”指导。1957年,位于坎帕拉的灵曦堂开建。次年,巴哈伊教在政府部门获准登记。

经过10年的艰难开拓,乌干达巴哈伊教在60~70年代中期进入快速发展期。1963年末,已设有554个地方灵体会,各地巴哈伊组织389个。1977年,乌干达已拥有非洲最大的巴哈伊社区。

1977年9月,艾敏政府禁止了巴哈伊教的活动,伊诺克·奥林伽被谋害,标志着乌干达巴哈伊教进入受迫害期。巴哈伊教发展的强劲势头被扼止。1979年艾敏政府被推翻,巴哈伊教重新开始活动,于1981年重建国家灵体会。在重建和巩固的同时,巴哈伊教组织以多种形式对外宣教。据国家灵体会所统计的参加各级宗教课程学习的情况看(表1、表2),目前仍处于快速稳定的发展中。

① 英文名为 *The Bahá'í World*, 该系列出版物由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编辑出版。

② Rúpjyyih Rabbání, *Enoch Olinga*, Bahá'í Publishing Agency, Nairobi, Kenya, 2001. 伊诺克·奥林伽(1926~1979)原为基督教徒,成为巴哈伊信徒后因其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圣助。后被害,被视为乌干达巴哈伊教的殉教者。

③ Violette Nakhjavani, *The Great African Safari: The Travels of Amatu'l-Bahá Rújyyih Khánum in Africa*, 1969-1973, George Ronald, 2002.

④ 网络资料:<http://news.bahai.org>.



表 1

乌干达全国参与巴哈伊宗教课程学习人数情况^①

2009年4月9日

课程 ^②	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3	课程 4	课程 5	课程 6	课程 7
学员人数	4723	1707	1127	711	127	441	344

(二) 乌干达巴哈伊教的宗教与社会交往

乌干达巴哈伊教不是自我封闭的组织,注重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包括宗教与世俗性的,宗教内部及宗教间的交往。世界正义院非常重视乌干达在非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经常派人视察和指导。鲁希伊曾多次到乌干达,发表演讲、参观各地机构并指导工作。乌干达巴哈伊早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穆萨·巴纳尼和奥林伽都被选为圣助,后者还是巴哈伊世界议会的第一任主席。1963年,乌干达巴哈伊教的开拓者之一纳赫伽瓦尼进入世界正义院工作。

表 2

乌干达各区(相当于省)主要巴哈伊教学习小组学员人数情况^③ 2009年4月9日

学习小组	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3	课程 4	课程 5	课程 6	课程 7
坎帕拉	325	207	169	121	27	76	69
南卡穆里	678	179	91	67	8	26	24
帕迪雷	298	126	60	37	12	29	17
瓦基索	129	64	44	29	11	19	10
卡穆迪尼	100	42	32	22	2	11	11
西伊甘加	372	136	59	19	0	12	12
卡拉帕塔	583	262	169	135	9	74	58
姆巴莱	58	23	18	13	9	10	9
卢伟莱	94	70	46	22	11	16	12
卡玛卡	574	289	170	128	10	69	48
金贾	75	35	26	26	17	26	16
奥图博伊	270	71	49	38	4	29	19
总计	3556	1504	933	657	120	397	307

根据乌干达政府的普查,2000~2002年全国有巴哈伊信徒约 19000 千人;据世界宗教资料档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估计^④,乌干达巴哈伊教有 78500 人至 10 万人。

乌干达巴哈伊教与其他国家的组织联系密切。有些活动在世界正义院组织下展开,有的在各国

① 资料来源于乌干达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

② 此课程为巴哈伊教内部学习宗教知识的系统教材,共七册。学生通过学习由浅入深了解巴哈伊教。

③ 资料来源于乌干达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

④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h%C3%A1'í_%AD_Faith_in_Uganda.

灵体会之间展开,更多的则是各种民间组织间的活动。坎帕拉的巴哈伊圣殿分别于1985、1967年成为大陆间巴哈伊会议的举办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商宗教发展议题。

除艾敏政府后期外,巴哈伊社团与政府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多位总统,都曾参观过巴哈伊圣殿,或者参加过巴哈伊教的活动。巴哈伊社团配合政府管理,参与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项目,与各级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合作。乌干达巴哈伊社团与学术界关系良好,经常资助学术活动,开展宗教对话,宣传巴哈伊理念,探讨宗教问题。

乌干达巴哈伊致力于与宗教组织建立友好关系。其许多组织和活动都欢迎其他宗教徒参加。巴哈伊开办的学校中还招募基督徒和穆斯林作教师。巴哈伊教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交往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但在与其他宗教的交往中,巴哈伊社团也遭遇到一些挫折,发展宗教间关系的计划实施并不理想。因为与其他宗教事实上的竞争关系,有些地方社团与其他宗教社团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冲突。

乌干达巴哈伊教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教育、扶贫、防病治病等领域成效显著,也得到民众欢迎和政府认可。乌干达属欠发达国家,且各种热带疾病多发,巴哈伊组织的慈善活动致力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独立或与其他非政府机构合作,普及防病治病知识,提高民众生产生活技能。

笔者调查期间,乌干达巴哈伊机构正在实施名为“社会行为预备”的庞大教育计划。此计划实际上是一项全国开展的基础教育活动,对象包括儿童和成年人,着重于语言能力、数学能力、科学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的培养,旨在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谋生技能。学生只需要付课本费。该教育计划科目的设置因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初步实施已取得了成功。巴哈伊组织正与乌干达教育部门沟通,进一步扩大规模。

乌干达法律允许宗教机构自办的学校传播宗教知识。巴哈伊组织在实施这项教育计划时,将自己的理念融会在教材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在提高受教育者文化水平和创造技能的基础上,再进行宗教教育。这些教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受民众的欢迎和政府的支持。

巴哈伊社团开办有许多幼儿园和学校,并有周末学校、儿童班、青年会、巴哈伊骨干培训班等形式。由于乌教育落后,巴哈伊基金会还在偏僻的乡村资助教育活动。通过与政府教育部门沟通,它们被批准在巴哈伊学校及基金会资助的教育机构中发行自编文化课和宗教教材。这些教育机构面向所有人开放。事实上,在偏远乡村,受教育者多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学生以儿童为主,也有少数成年人。巴哈伊教育机构的教师并非都是巴哈伊,也有许多高水平的其他宗教信徒。

(三)宗教仪式的包容性

巴哈伊教在宗教同源的观念下承认各宗教皆为神圣的天启宗教仪式中体现得最为直观。巴哈伊教强调现代性,但其宗教气氛却非常浓郁,宗教仪式种类多而特别。平时的仪式在各地灵体会或教徒家中举行,更多的则各种类型的学习性集会。聚会中除祈祷外还有文艺节目,一般是非洲传统音乐。小规模聚会比较特别的一项活动是参加者谈对巴哈伊教的体会与体验,包括学习的体会,宣教经验等。大规模的活动在坎帕拉的圣殿举行。

当然,由于坎帕拉是信徒相对集中的地方,即使平时的聚会也在圣殿举行。周日的聚会通常有200人左右,仪式庄严肃穆,有专门的礼仪人员和唱诗班。祈祷与文艺节目的程序也是提前安排好的,两者穿插进行。祈祷时,祈祷者在众人前面朗读宗教经典,经典不限于巴哈伊经典,可以是圣经、

古兰经,可以是印度教经典,甚至《老子》中的选段。朗诵和演讲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法语、乌干达当地语言或任何语言。尽管巴哈伊教源自伊斯兰教,但总体上看,其宗教仪式与圣殿内的布局与基督教更相近一些。

(四)乌干达巴哈伊教具有强烈的国际背景

巴哈伊教强调“全球一家”。乌巴哈伊教是国外巴哈伊志愿者有目的、有计划宣教的结果,其信徒中外国人占有一定比重,领导层尤其如此。在过去 60 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深入城乡各地,即使最偏僻的部落也留下志愿者的脚印。许多志愿者家庭长期坚持在这里工作,与当地通婚,甚至成为乌干达公民。国家灵体会的九名核心成员中,有四名是国际人士。而影响最大的巴哈伊基金会基玛尼会(Kimanya)中,管理层都是国际人士。

国际资金在维持宗教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乌经济落后,来自信徒的宗教奉献不多,国际巴哈伊社团的经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资金主要投放到教育及与国际巴哈社团的联系方面。国际资金支持下的巴哈伊教育对巩固信仰至关重要,不但能有效地防止信徒流失,还推动了社团的扩大,强化了各地社团间的联系。如果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失去国际支持,短期内乌巴哈伊教的未来不甚乐观。

三

总体看来,当前巴哈伊教仍是作为外来新兴宗教存在于乌干达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中。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赖于多种因素的推动。就外部环境而言,除 20 世纪 70 年代短暂的迫害外,巴哈伊教一直处于宽容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环境对宗教基本宽容和尊重,社会认可宗教自由,个人改宗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巴哈伊教自身特色鲜明的宗教思想与努力作用更大。它主张“宗教同源,全球一体”,各宗教应当和谐共存,这使一百多年来见证了无数宗教冲突的民众接触到了全新的理念。它包容性、现代性、国际性、世俗性、开放性、社会参与性等特点,吸引了一批对原有宗教信仰失望且追求现代生活的年轻人。在巴哈伊社团看来,乌干达社会的发展与巴哈伊教的发展彼此联系,因而它以社会改革者与推动者的形象、而不仅是宗教形象广泛地参与社会,以实际行动改善社会,彼此受益。

同时,巴哈伊教虽然在规模和资金等方面不足以与基督教、天主教相提并论,但与同属外来小宗教的印度教相比,它不受民族身份的束缚,视野开阔,收获也更丰富。包容性使巴哈伊教“有容乃大”,对本土文化充满尊重。

在发展的同时,乌巴哈伊教也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巩固现有信徒的信仰。由于此前发展较快,部分新信徒信仰并不稳固,一些人居在偏远的部落地区,缺乏与更广阔的巴哈伊社会的联系,有少部分人放弃信仰的现象。第二,巴哈伊教的本土化遇到挑战。一方面,巴哈伊教对本土文化持宽容态度,另一方面,其现代全球视野、甚至后现代式特立独行的观念,与某些传统观念产生龃龉。巴哈伊教认识到,过度的本土化可能意味着信仰的丧失,但对部落传统文化的拒绝则阻碍宗教的发展。第三,如何处理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巴哈伊教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过程中,已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第四,过度国际化不利于乌巴哈伊教的可持续发

展。巴哈伊教以超宗教、普世性的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内调配人力与物力资源,促进宣教事业。国际力量主导着乌巴哈伊教的发展,使其形成依赖性,独立发展能力不足。

当代人要不要宗教,需要什么样的宗教?乌干达巴哈伊教的发展中不但留给我们肯定的答复,还有许多启发。新兴宗教的魅力除了源自自身的宗教性因素,如宗教哲学、观念、组织形式等方面外,更源自服务社会、解决信众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诚意与能力。夸夸其谈的宗教必定失去市场。乌干达巴哈伊教在发挥宗教灵性力量的同时,大力拓展宗教社团的“物性功能”,给信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帮助,这种“送温暖”式的支持抚育了信众心中灵性的成长。这种“灵性”与“物性”并重,甚至“物性淹没灵性”的“推广策略”有一个底线:不干预政治,不干预个人事务。看似世俗,却重灵性;重视灵性,却又世俗,同时恪守宗教遵循政教分离与尊重个人尊严的原则,真诚地解决信众的信仰与物质难题,这就是巴哈伊教在乌干达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解析巴哈伊教时,通常认为现代性与世俗性是最重要的理解工具。事实上世俗性可以看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如何理解现代性与巴哈伊教性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张力。世俗化导致宗教衰落乃人所共知的论断,巴哈伊教何以将现代性当作自身的优势与利器?对乌巴哈伊教的考察似乎能提供一点答案。在巴哈伊教社团内部的宗教活动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与宗教虔诚,并无多少“现代”痕迹。也就是说,巴哈伊教对灵性世界的追索并未改变,每位信徒正是因为灵性生活的需要才加入进来。但是当远观巴哈伊教并未因为拥抱现代性而去宗教性,宗教的核心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外在的部分。这种外部的改变使其具有了现代色彩与吸引力。

关于乌干达撒哈拉以南巴哈伊教的关系,我倾向于以多样的眼光来分析。乌干达在巴哈伊教的全球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撒哈拉以南地区更为重要。但撒哈拉以南各国国情差别巨大,宗教生态多种多样。个别不等于整体,巴哈伊教的全球并不主张消灭地方性。虽然非洲唯一的巴哈伊教圣殿位于乌干达,但是它无权干涉它国的巴哈伊教事务。以上对乌干达巴哈伊的考察,并不足以全面认识撒哈拉以南的巴哈伊教,对此仍需要更多的调查与研究。